

老陈的烦恼

董鸣鹤

老陈是村里的赤脚医生,行医几十年来,凭借着良好的医德,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。

老陈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,可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,让熟谙人情世故的他有些不淡定。大孙女刚参加完小升初考试,他就接到了县城一所中学招生部的电话。挂完电话,他黝黑的脸上挂满了愁容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了,早在几天前,镇上的中学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这些年,老陈目睹了农村学校的环境、设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自己的几个孙子、孙女就在家门口的小学念书。可等到小学毕业,村里的孩子们大都选择了去县城读中学,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了。

近几年,县城的学校开始划片招生,农村的孩子只有一次摇号的机会,加之老陈在县城又没有房子,被录取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。想到这里,老陈长叹了一口气,随后点燃了一支烟,在浓浓的烟圈里,他看到了儿时的教书先生,“昔孟母,择邻处,子不学,断机杼”,熟悉的声音响彻耳际。突然,一缕浑厚的播音男声打断

了老陈的思绪,他定了定神,看见孙女正在观看城区某中学的宣传视频,高清的航拍视角,一排排气宇轩昂的建筑尽收眼底。视频结束后,老陈看着孙女一脸羡慕的样子,心中五味杂陈。

第二天,老陈按照宣传单上的地址来到了城里。坐在公交车上,“城市向南,生活向上”的大型广告牌一闪而过,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有些吃惊,传说中的“名校”真的不止一所,他甚至来不及多看一眼,车子便快速到了村里大多数孩子就读的那所民办中学。老陈刚下车,眼前壮观的景象令他目瞪口呆:气势恢宏的复古式大门,光彩夺目的镏金式校名,固若金汤的安保系统……这一切的一切,竟与宣传片中的文案如出一辙。良久,缓过神来,老陈才发现自己正身处人海之中,前来咨询的家长络绎不绝。

六月的天,骄阳似火,老陈顾不上擦汗,径直往招生部走去。招生工作人员很热情,简单地了解情况之后,他们向老陈出示了学费清单。老陈一看傻了眼,自己行医40余年,心心念着用精湛的医术济世救人,却未



(网络图)

曾把它当作牟利的营生,攒下的积蓄更是少之又少。下一秒,老陈便急匆匆地赶回家。“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,”他嘴里嘀咕着。回家后,老陈把镇上中学的纸质宣传片反复阅读,再回想到镇中学开放日的实地参观,他觉得城关和乡下学校相差无几呀!于是转过身对孙女说:“只要功夫深,铁杵磨成针。只要有理想,鸡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。”

从小带大的孙女很是乖巧,答应爷爷在镇上的中学就读,老陈释

然了。

老百姓常说:月是故乡明,水是故乡清,饭是地锅香,人是故乡杰。吃水不忘挖井人,乡村教育事业凝结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,是传承父辈们未竟理想和事业的窗口,在国家大力发展振兴乡村的今天,教育更享受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,业已实现了让孩子们从“有学上”到“上好学”,在家门口都接受到了优质的教育。

老陈们惬意了!

赵斌峰新传

杨甜甜

密山二中门前的航模店,是多少少年们的乐园。全店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是悠悠球,十分廉价,只要两块钱一个;另一部分是真正的航模,十分精致,价格在成百上千元不等。

这里的男孩子们,也得分两类。一类是愣头青的小学生们,往往出两个钢镚就能买走一分乐趣;另一类是出挑的中学生们,可以神情悠闲,背着手,大模大样地在航模区选购。

而赵斌峰是手握两块钱的、唯一

一个高个子。

放学了,他又来到了淮海航模店。只见他身穿一件微微褪色的校服,那原本深邃的宝蓝色却被洗成了月白色,却也不甚干净。胸前是星星点点、错落不一的黑水滴,排列倒是十分有序,仿佛是有人故意滴上的。肩头和背部又是一大块儿一大块儿的黄斑,清晰可见。仔细打量,他却是微眯着眼。嘴角下垂并无笑意,却十分惹人发笑。头发乱蓬蓬的,却俨然一个鸡窝头,背微微驼着,书包却

十分干瘪,柜台旁的小学生们一见他来了,都退避三舍,仿佛怕被他的臭味熏到。

只见赵斌峰十分有派头地往柜台上一倚,伙计一双手拽着两个硬币哼了一声,轻飘飘地说了一声:“一个‘冰火’!”伙计十分不耐烦地拍出一个“冰火”在柜台上,可立刻又转出笑意说:“赵斌峰这次月考排第几?进没进前十?”

听到这话,赵斌峰那得意扬扬的神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支支吾吾:“我……这次……”伙计也不等他说完就已经爆发出一阵尖酸的笑声。随着那“哈哈”的笑声不绝于耳,赵斌峰的脸瞬间涨得通红,脸红脖子粗。却还在故作镇定:“这次也就是发挥失常了,哥以前还考过全校第三呢!”伙计听完半信半疑,偏过头,半眯着眼睛提起,嘴角飘出一句:“真的?”

赵斌峰即刻拍着柜台玻璃大声说:“那当然是真的!不信我考考你,顶角为120度的等腰三角形,三边之比是多少?”伙计瞬间扭过脸,轻蔑地回着:“那还不简单,哥初一的时候就知道了。”赵斌峰脸又白了,半天才说了一句:“那又怎样?等下回……等下回……哥考个第一给你瞧瞧!”说完悻悻地走出店门。

又是一个月,淮海航模店的生意不错,赵斌峰确实有一个月没来了。

这天又是一群喳喳呼呼的中学生们推开店门。他们都是一副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,伙计说:“各位,什

么事这么高兴呀?”一个学生尖着嗓子大声说:“赵斌峰这次考了年级第一,数理化生四门课满分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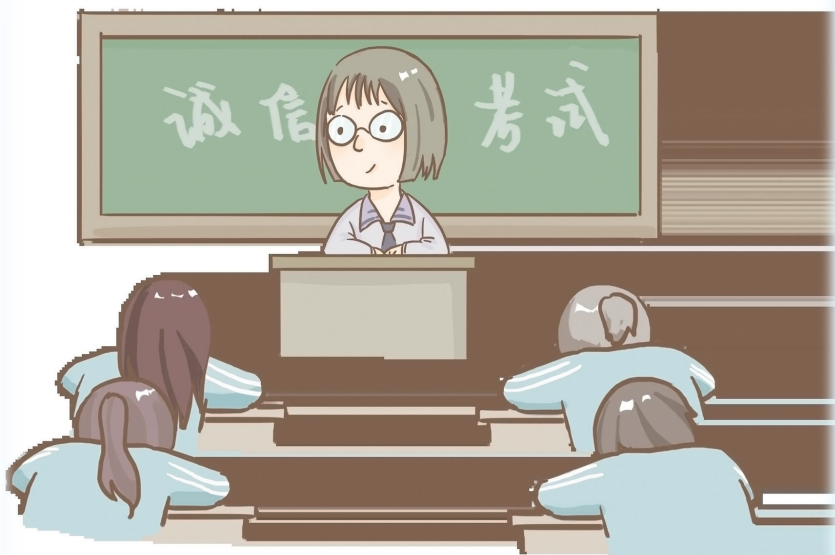
瞬间,伙计手中的悠悠球掉到了地上,他目瞪口呆,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“真的呀?”“可不是真的,教研组长看了五六遍,他的卷子没问题!”伙计低下头,暗暗思索:“难不成这赵斌峰真有两把刷子?他从前考年级第三的事是真的?”

那时赵斌峰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淮海模型店,伙计眉开眼笑,大声祝贺:“恭喜恭喜,听说你考了年级第一呀,不来点儿什么奖励自己?来个模型换换口味?”赵斌峰那得意扬扬的神情又消失了,无影无踪,结结巴巴地说:“啊,哪,算了,还是一个悠悠球吧!”伙计打开柜顶上一个盒子,双手捧了新进的悠悠球呈给赵斌峰,赵斌峰接了悠悠球,扬长而去。

自此,赵斌峰又有一个多月没来淮海模型店。

一个风雪飘飘的下午,几个中学生带着一身风雪走进淮海航模店。伙计面怀笑意:“听说你们期末考试结束了,考得咋样?”“嗯,不错,不错。”“那赵斌峰有一个多月没来了,他考的咋样?”“他上次月考年级第一,出尽了风头,这次考试大家都盯着他,结果趁着老师忘开屏蔽仪的空儿上手机搜题,正好被人抓住……”一个矮个子学生推门进来,说:“听说他下个学期要转学呢。”

自此,淮海模型店少了一个老主顾。



(网络图)